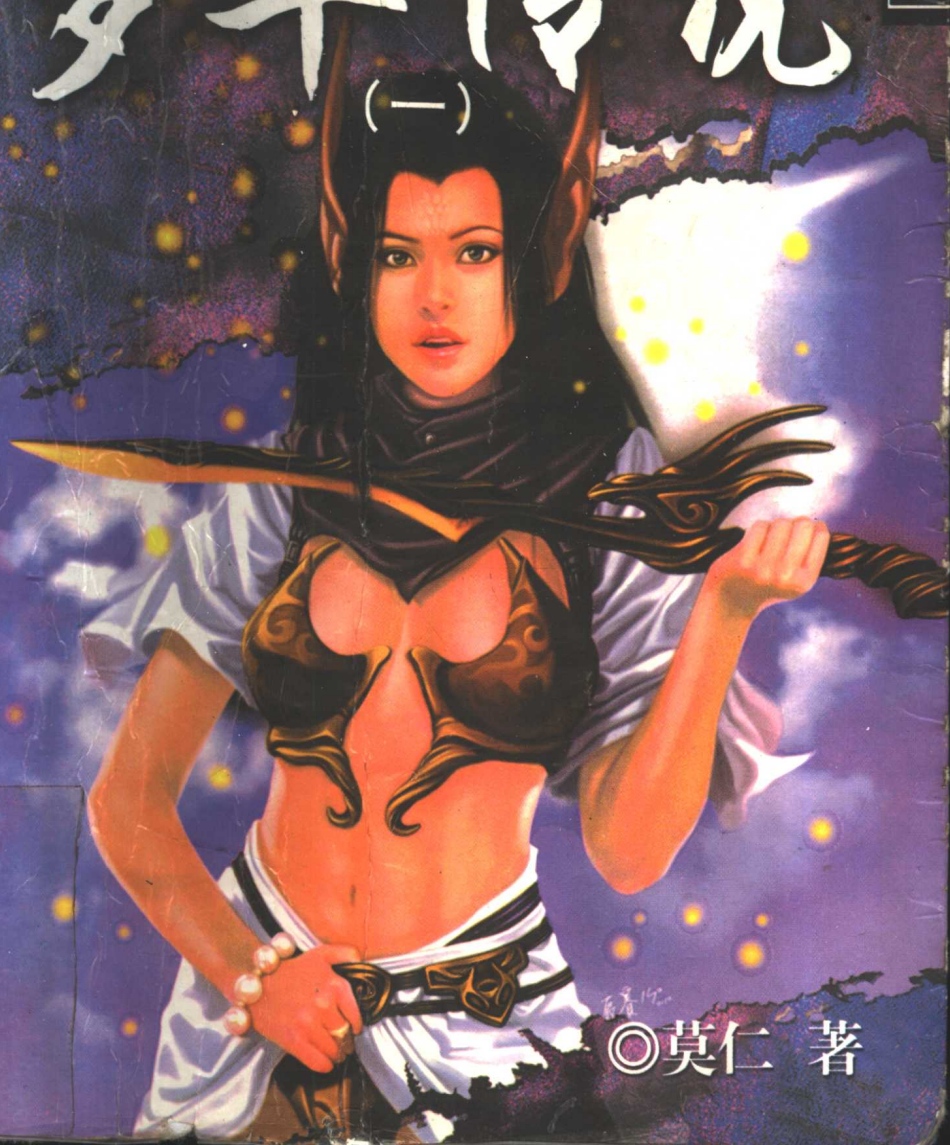


新派
武侠
科幻
小说

牧固图战记

梦华传说

(一)



大衆文艺出版社

◎莫仁 著

新派武侠小说

◎莫仁 著

牧固图战记

梦华传说

(一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华传说:牧固图战记/莫仁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3

ISBN 7-80171-270-6

I. 梦…

II. 莫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9052 号

梦华传说:牧固图战记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7 5 字数 1740 千字 插页 10

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 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套

ISBN 7-80171-270-6/I·200

定价:98.00 元(全五卷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前言

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，有着一片广大的土地，人们称那块土地为牧固图大陆。

牧固图大陆中心偏东的地方，有个由人类建立的国度。

那里的人类自称人族，大部分的居民由皇族与原生族混血而成，除了血统纯正的“皇族”之外，皇族血统比例较多的称“贵族”，原民血统较多的则称“士族”，至于皇族血统极淡的就是一般的平民或称“原民”，而数千年前的原生族几乎已经消失殆尽。

这四族中，“皇族”、“贵族”又合称“上族”；由于“士族”与“平民”不易区分，所以有时没有官职在身的“士族”也称“平民”。

“上族”与“平民”是两个不同的阶层，上族除掌管政经大权之外，更能修炼上乘武术，延长生命，不过相对的也必须负担抵挡四面外族侵略之责；而平民除生产、服侍、服劳役之外，几乎没有什么身份地位，其中地位最高的少数也不过是商贾或是低级军官。

人族之外，牧固图大陆还有其他五个种族，分别是木族、蛇族、熊族、鱼族、莺族。其中与人族接壤的有木族、蛇族以及熊族，木族在西、熊族在北、蛇族在南。

对人族来说，其他各族体型巨大，铁骨铜筋，在与人族的战争中，往往能够以一当十，所以边疆各城，对于军伍的操练从不敢懈怠，而千年来，也发生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役……

牧固图纪元 一一四五年二月十八日

南角城西方数十公里处，一个小小的森林外围，近两万名士兵正围着那个森林，逐步逐步地推进。

森林附近的一个小高地上，数百名官兵直挺挺地肃立着，在他们身后，两个身着不同戎装的青年正在对话。

“启禀卫国使。”玉树临风的青年向着另一个雄姿英发的青年说，“大军应该已经把他们围住了。”

被称为“卫国使”的青年眉头皱着，似乎正迟疑着什么事。

“卫国使……”青年忽然说，“您若再不做决定，平南他们就要合围了。”

卫国使一怔，苦笑说：“安兄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？”

被称做安兄的青年点了点头说：“卫国使是难忘旧恩。”

“你说的没错。”卫国使吸了一口气说，“你觉得呢？”

安兄沉默了片刻，才说：“这样吧！我让如卡、平南他们先停住部队，卫国使可以再考虑一下……”说完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等一下。”卫国使叫住安兄说，“他们还有多少人？”

“莫约数十名。”安兄回过身来说，“皇族、贵族各占一半。”

“好吧。”卫国使叹了一口气说，“他们毕竟对我有恩，

就私下网开一面，让他们向木族走吧，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，记得只能让平南他们三人知道。”

“属下明白。”安兄脸色也是极为沉重，正要转身时却见前方森林一阵骚乱，百名士兵急急忙忙的从林中奔出，反向森林中围入，安兄与卫国使两人目光转过，两人同时皱起了眉头。

这时前方军伍也知道不对，领队的官兵一声号令：“举弓。”数百名士兵同时搭箭上弓弦，向着前方瞄准。

“不知道是谁冲来了。”卫国使叹了一口气说，“希望不是两位公子。”

“若真是……”安兄目光转向卫国使说，“那也由不得我们了。”

这时前方森林中隐隐然传出一声声的惨呼，声音也越来越近，卫国使将长剑拔出，摇摇头说：“看来是难免了，若非熙旭大爷、离乱二爷，不会来得这么快。”

远远的刀光剑影在树林中闪烁，忽然间，两个头发披散，浑身衣襟散乱的中年人仗剑杀出重围，远远见到前方高地上的两人，一人一声霹雳般的怒斥：“徐靖，你还有脸见我们？”

“卫国使”徐靖还没说话，两人已经飞掠过数十公尺，向着高地直投而来。

森林中虽然无法这般施展身法，但相对的也不易发箭，中年人这么一冲，高地前的数百士兵同时放箭，数百枝箭同时向着两人猬集过去。

“安兄，你带队。”徐靖又叹了一口气，身子蓦然拔升十

余公尺，在半空中一个翻滚，向着掠来的两名中年人飘了过去。

这时那数百枝箭已经集中到前行一人的身前，那人手中长剑猛然爆出一片青光，一瞬间将数百枝箭搅得粉碎，他见徐靖已经飘了出来，目眦欲裂地大叫：“徐靖，大爷今日拿你垫背。”脚一点地，整个人向上方的徐靖迎了上去。

“停箭！”安兄连忙叫。这样的高手相争，发箭也没什么用。

只见空中两人相距仅剩五公尺余的时候，两人竟是忽然间一个加速，向着对方冲过去，接着半空中一连串的爆响传出，只见两人同时一个腾身，向着两方弹开。

这时另一人已经扑到，他手中长剑一挥，青光爆起，同时跟着叫：“徐靖，纳命来！”

徐靖蓦的在半空中一振，白离乱的长剑挥了个空，徐靖左手掌力一推，一股沛然的劲风涌出，将白离乱整个身形阻了下来。

不知是因为刚刚一路杀出来耗费了功力，或是功力确不如，两个中年人落地后止不住桩，腾腾腾的连退了数步，而徐靖却是飘然下落，恰好落在数百亲兵之前十余公尺。

“大爷、二爷。”徐靖沉声发话说，“您两位还是退回森林吧，这样还有一线生机。”

前一人用力深吸了三口气，手中长剑青光又闪，竟似是功力又复元了数成，他声若洪钟地说：“是我们看错了你，我宁愿死在你手里。”

徐靖眉头微皱，他自然不能当着数百官兵面前说出自己想放对方一马，徐靖眼见难以两全，摇摇头说：“焦旭大爷，你久斗身疲，现在是打不过我的。”

“打不过也要打！”大爷白焦旭爆吼一声，身形一闪，竟似已经消失了踪影，只勉强能见到两道青光向着徐靖涌来。

白离乱见状也同时发劲，两人汇集了四束青光，势若奔雷地轰向徐靖。

徐靖知道，这是白家久享盛名的左掌右剑，稀奇的是两人的内力竟似乎没有损失多少，“破天真气”素称耐久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徐靖不敢久斗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右手长剑蓦然发出白光，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圆圈，剑气弥漫的同时，左掌猛然一推，忽然间发出了奇响的破空尖啸声，数十道白色剑气顺着掌劲辐射状前涌，向着对方的四道青光轰去。

两方劲力这么一交击，只听轰然一声巨响，猛烈的气流向着四面散溢飞射，近十公尺方圆的草石也向着四面激飞，十余公尺后的官兵忽然间被劲气一激，在尘烟满天的情况下，霎时间都有股气闷的感觉。

待尘烟落尽，只见徐靖稳稳立在场中，白家两兄弟却是神色萎靡地以剑支地，看来是受了重伤，官兵们眼见徐靖大胜，不禁都发出了欢呼声。

在欢呼声中，脸色惨白的白离乱望着徐靖，一口鲜血由口中冒出，他喘息地说：“没想到……我们竟是输在‘阳光普照’这招之下？”

徐靖脸色也十分复杂，他点点头低声说：“当年承蒙王爷爷教诲，徐靖才能创出此招，此恩徐靖从不敢忘。”

“罢了……”白离乱与兄长对视一眼，两人自知在徐靖面前已无力再战，没想到养虎贻患，当年自己父亲培育出的人才今日竟然反噬。

眼看两人距离够近，徐靖当机立断传音说：“大爷、二爷，请两位率领族人向南退却，逃至木族方有生机。”

白煞旭眼睛一瞪，正要发话，白离乱猛然拉住说：“白煞旭，站住！”这两兄弟其实是同父异母，向来感情不大好，彼此间多直接以姓名相称。

“白离乱！你相信他？”白煞旭转回头来瞪着白离乱。

“走。”白离乱不再多说，再说下去，徐靖想放也放不了，他硬扯着白煞旭向后方直奔，转眼又杀入了森林中。

徐靖任由其他士兵衔尾追去，转回头，徐靖目光望着刚刚那位玉树临风的青年说：“安兄，照着刚刚说的去做吧。”

“是。”安兄不再多说，向着森林中飞掠而去。

徐靖望着森林，摇摇头叹了一口气，却不知自己这次这么做，会不会有什么后果？

牧固图纪元 一一四五年四月十日

四面杀声震天，烟硝四起，整个人族陷入了数百年未见的混乱中，北疆四城、东极城、南角城一日间易主，三方

叛军集结都城已近三十日，眼看城破在即。

“神武皇”白杏价脸色沉重地站在城楼。这数十日，他眼看着守城的士兵越来越少，四面的敌人却越聚越多，朝中的文武百官慢慢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白杏价不由得心想，这是报应吗？自己心神全放在远征熊族之上，没想到却是祸起萧墙，眼看都城将破，天下易手，传了数百年的白姓皇朝就这么丢了，自己怎么对的起白氏列祖列宗？

“启禀父皇，西城只剩七千兵马，快守不住了，请求支援。”三皇子白楠浑身浴血地从西面城墙奔来。

终于守不住了吗？白杏价望着自己的儿子白楠，一时之间，直是无言以对，自己的亲兵也只剩不到一千人了，就算派出去，还能撑多久？

白楠见父皇不说话，他四面一望，心中已经有数，只好惨然一笑说：“父皇……儿臣回去守城了。”说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且慢。”白杏价叫住白楠，深吸一口气说，“你把这一千人带去。”

“父皇？”白楠一怔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左督国王白康急急由城东奔来，远远就叫，“启禀皇上，东面城墙就要撑不下去了……”

难道该投降吗？白杏价心中明白，便是投降，白氏一族还是难逃灭族的命运，这也是现在都城中白氏一族还在苦撑的缘故，白杏价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们各分五百人去吧……”

蓦的砰砰三声炮响，四面围攻的叛军同时向后撤退，城外数十万黑压压的兵马汇集，远远看去，叛军队伍的中军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大字“南角徐”。

“南角徐？”白杏价诧异地问。

“一定是原来的‘震南卫国使’徐靖。”白楠愤愤地接口说，“现在八成被叛军封为南角王了。”

“唔……”白杏价点点头说，“这年轻人我也一直满欣赏的，不过这么快就封王，会不会太少年得志了？”徐靖才三十余岁，当年得封卫国使已是殊荣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封王。白杏价心中暗叹，一向威震南疆的徐靖一到，城破只是指日间事，难怪叛军会暂时撤退。

“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。”左督国王白康咬牙切齿地咒骂。

“父皇。”白楠不理睬两人的心绪，焦急地说，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白杏价回过神来，对白康说：“左督国王，你趁这个机会传下军令，弃守城墙，撤退改守皇城，这样还能再多撑一段时间。”

白康一怔，随即领命去了，白杏价跟着转向白楠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楠儿，你把这本书交给十一弟。”一面从怀中取出一本发黄的薄册。

“这……给十一弟？”白楠接过书，不可置信地问。

白杏价点点头说：“他身材矮小，只要剃个光头，可以假冒土族混出去。”

“父皇，您呢？”白楠急着问。

“朕留在这里。”白杏价和蔼一笑说，“这样，你们的时间更多了。”

“儿臣懂了。”白楠一咬牙说，“儿臣将把自己的破天真劲传给十一弟。”

“你愿意这么做就最好了。”白杏价远远望着四面的兵马又开始移动，他一挥手说，“去吧。”

白楠施礼后，迅速地往内城——皇城掠去。

白杏价目光向外眺望开去，有些不舍地望着都城四面的景致。四面杀声再度响起的同时，白杏价目光转到了东北方苍翠层峦的都玉山，心里蓦然涌起一个念头——“都玉山啊都玉山……不知朕可还有机会一游……”

牧固图纪元 一一九八年七月二十日

“刘、徐、陈三家……”一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仰天大叫：“我白浪非杀光他们不可。”

“好！”一个老者盘坐在一旁，正缓缓倚靠在背后的一株大树上，他望着少年人，眼中露出了欣慰的神色。

年轻人转回头来，见老人的面色惨白，急忙过去扶住老人说：“爷爷，你没事吧？”

老人摇摇头，喘息地说：“浪儿……你要记得我们的血海深仇，近千名白家人死得不明不白……你……千万别忘了……”

“我不会忘的。”白浪见老人神色不对，紧张地问，“爷

爷，你不是说你不会有事？”

老人摇摇头，不答白浪的问话，只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他们五十年前的反叛……刘家是最大的获利者……除了……除了刘家应该杀光之外，徐家……陈家……可以留下一些……以后可以帮你……传宗接代，建立新的国度。”

“爷爷。”白浪心中涌起不祥的预感，他急急地叫，“你……你说过不会像爹一样离开我的。”

“对……对不起……”老人苦笑一声说，“爷爷骗了你……白家祖传破天神功……功在人在……功消……人亡……你天资极佳……白家要靠你……”

“爷爷！你……你骗人……”白浪脸色苍白地摇头，他想起五年前，父亲也是将功力灌输到自己身上，而后气散而亡，爷爷明明说他不会这样的，原来是骗自己……原来是骗自己！

“浪儿……”老人气息逐渐变弱，他又喘了两口气才说，“别忘了你至少还要运功数日……才能将我的功力融会贯通……全部吸纳，还要遮掩住……原有的功夫，千万小心……”

白浪已经说不出话来，他绝望地心想，为了报仇保命，白家残余的人已经东躲西藏了五十年，现在终于只剩下祖孙两人，这样值得吗？

“浪儿……”老人声音越见微弱，他拉着白浪的手说，“千万……别忘……了白家的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终于头一歪，合目而逝。

“爷爷！”白浪惨叫一声，紧紧抱着老人的身体，悲哀地

想着，祖孙相依为命了五年多，从明天开始，自己就是孤零零一个人了，若是知道爷爷功力传输给自己之后非死不可，自己绝不能答应此事，爷爷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，为什么？

白浪正悲痛莫名之时，前方林中似乎传来一丝奇怪的声音，白浪心里忽然一惊，莫非是追兵到了？

白浪从娘胎中便随着长辈东奔西躲，警觉性和逃窜的功夫自然是一等一的，不过今日祖父乍逝，心神一乱，才少了警觉，任敌人欺近。这时一闻警，白浪猛一咬牙，心知爷爷的遗体自己是保不住了，蓦然纵身一闪，向着西方直扑。

白浪这一动，四方的斥喝声立即传出，果然是追兵到了。

白浪一个腾挪，半空中硬生生向旁侧挪了半公尺，手中的长剑同时拔出，向着眼前刚钻出的一个士兵直刺。

那名士兵发现白浪身形闪动之间，剑光向着自己直射，他吃了一惊，拔刀欲格，但白浪长剑迅如电闪，一瞬间已经穿心而过，那士兵惨呼一声，向后翻倒，白浪毫不停留，剑法一展，青光随身游动，已经冲出了十余公尺。

这时白浪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叫声：“白老头已经死了，快去捉那个小子。”同时有数十人的声息向着自己拥来。

白浪与祖父的情感虽然深厚，不过这些年眼看亲人一一死去，白浪已学会了硬起心肠，他一咬牙，毫不回头地挥剑向着前方拦路的三人扑去。

三人眼见白浪扑来，两刀一棍立即硬邦邦地轰了过来，都是一副不求有功、但求无过的架势。不过白浪知道自己不能被缠住，敌人虽然已经追来，但功力高强的想必先以爷爷作目标，等他们知道爷爷过世之后自然会来找自

己,若等那些人赶到,自己功力不足,那是非死不可。

自己死不足惜,但白家深仇未报,所有为白家牺牲的人都将死不瞑目,白浪一念及此,硬生生钻入两刀一棍之间,长剑左右一闪动,立即将两个用刀的士兵除去。

施棍的忽见眼前剑光一闪,他知道白家这个仅存的年轻人年纪虽轻,但功力已经不低,这时不及细思,大喊一声长棍猛一扫,要拼个两败俱伤,没想到一个眼花,长棍前端砰地一下击中对方的腰间。

这可大出意外,施棍的高兴地大叫起来:“小畜生中招了!”刚叫完,却见身旁两名战友正软绵绵倒下,而白浪正冷着脸向自己挥剑而来。

施棍的心里一寒,转身便跑,白浪若是要追,这人自然必死无疑,不过身后锐啸频传,若拖到那些高手赶来,可是大大不妙,白浪瞪了施棍的背影一眼,换个方向疾行。

奔出没两步,一个身着青袍的短须中年人从林间冲出,一见白浪便叫:“小畜生还想逃?接我‘巨木龙将’徐浩天一掌!”他一腾身,在空中一并双掌,直穿了下来。

中年人徐浩天这一出手,随着风声卷起,林间枝叶立即飒然而动。白浪知道此人功力非同小可,他长剑一扬,长剑上青光倏忽间亮了起来,剑端上冒出了十余公分的青色剑气,向着中年人直迎过去。

“破天剑气!”徐浩天惊呼一声,这种白家密传功夫至少需要三十余载苦修,白浪才二十多岁居然已经练成?

这时他也无法变式,徐浩天只好用上拿手绝活“巨木掌”,只见他两掌一收一放,两道劲流立时有如巨木撞击般

向白浪直轰。

白浪毫不畏惧，他运足功力，身随剑走，劲气直穿入对方的掌力之中。中年人眼见白浪悍不畏死的模样，心中一缓，掌力收回三成，闪身避让。

白浪正是要对方这么作，他若是与对方硬碰硬，虽有可能拿下对方性命，却依然会被对方的掌力击伤，这些人现在身享荣华富贵，与自己孤寂一人大为不同，怎肯与自己同归于尽？

所以白浪见对方一闪，毫不转折地穿过中年人让出的方位，越林直走。

徐浩天眼见一招就被白浪闯过，不由得大感惭愧，连忙由白浪身后推出一掌，掌力轰然而出，直扑白浪背心。

白浪若是要闪掉这道掌力本不为难，但这时左右两面同时又闪出数人，功力似乎并不弱于刚刚那名中年人，白浪知道若是一闪避，今日再也无法逃脱，索性全力急窜，同时运劲于背，硬挡这一击。

说时迟、那时快，徐浩天的掌力迅疾轰到了白浪背后，白浪浑身轻如棉絮，急窜的身法随劲陡然加快了一倍，立即闪出对方的包围。

围观众人看了不禁微惊，这小子的功夫莫非是打娘胎里练的？居然能硬受“巨木龙将”宛如巨木撞击的一掌？“巨木龙将”徐浩天心里更是大吃一惊，自己这一掌足以裂木碎石，这小子居然能硬受这一下？

不过白浪落下时终于顿了一顿，一口血喷了出来，这些人才心里一松，这小子毕竟不是铜浇铁铸，总算是受伤

了，众人不再迟疑，紧追着白浪的身后杀去。

白浪确实背部剧痛、已受内伤，不过“破天神功”本就具有越挫越勇的特性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劲力立即遍布全身，双足急撑地面，身体急弹而起，望着林木茂密处直射了过去。

众人正要起身直追之时，众人后方林中忽然闪出一个长须老人，众人一见立时躬身说：“参见王上。”

老人一点头说：“小畜生呢？”

众人还没回答，老人已经发现白浪离去方向，他一面急追一面说：“快追！白老匹夫的功力全转移到他身上，若是让他逃了，日后祸患无穷。”

“是！”众人齐应一声，紧随着这名长须老人的身后直奔。

奔驰的白浪慌不择路，穿林直走，忽见眼前林木一开，整片波光映照过来，白浪的心猛然一沉，自己居然已经奔到洱固河？

洱固河深不见底，怪物无数，这可是绝路……白浪一转身，却见长须老人正一马当先冉冉而来，一面冷斥说：“姓白的小畜生，认命吧。”

白浪见两人相距尚远，老人的声音却一字字仿佛巨槌一般的直撞入自己耳中，心知自己绝不是此人对手，仔细一看，心里又是一惊，此人身着王服，若非“北域王”刘群池便是“习回河王”徐苞。听说“习回河王”功夫平平，封王不过是酬庸性质，这么说来……莫非此人便是“北域王”刘群池？